

中短篇小說集

女人是『蜜』

和晓梅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7年卷

作家出版社

和晓梅

中短篇小说集

女人是“蜜”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是“蜜”/和晓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11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7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4466 - 1

I. 女… II. 和…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48 号

女人是“蜜”

作者: 和晓梅

责任编辑: 雷 容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00 千

印张: 8.875

插页: 4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66 - 1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

张守仁 张 陵 杨志广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胜友

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

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和晓梅,女,纳西族,199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同年任教于丽江市一中,开始担任语文教学工作至今。

大学期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在省、国家级刊物发表散文诗歌等。1998年开始小说创作,1999年发表处女作《深深古井巷》。作品曾在《边疆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被《小说选刊》选用,曾入选2000年度《全国最佳小说中篇卷》。

曾多次获得“边疆文学奖”,2004年获云南省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新人奖”,同年荣获《人民文学》颁发的“春天文学奖”。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

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望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

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

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序

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 民族女性话语

叶 梅

一个令人惊喜同时又不无担忧的高度技术性时代迅速来临，人们以越加匆忙的脚步丈量着人生，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比生理饥饿更为复杂的精神饥渴，还有惶惑与伤痛，对于救助药物的寻找由此开始。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小说以引人注目的民族特性和鲜明的女性话语，在全球工业化时代里，追寻着爱和生命的快乐，力图抵达人类自由、社会自主和经济平等的美好境界。

和晓梅的小说所展现的民族特性有着独特的源头和根脉。滇西北高原上的丽江香格里拉文化是以纳西族为主并兼融多民

族文化构成的，蕴含着高原阳光的强烈激情和玉龙雪山的神秘高洁，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和晓梅从中汲取了天然的滋养，它们流淌在作家的血液里，使其作品从一开始便有着自己独特的韵致。纳西人流传至今的婚丧嫁娶等习俗、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东巴经的阐释等，以及潜藏在这些习俗故事经文后的深厚文化，还有不同人们对此的不同理解，进而对命运产生的不同影响，在和晓梅的小说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无论是《女人是“蜜”》、《情人跳》等篇什中，一再提到的纳西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那里生活着名叫“康美久蜜金”的仙女，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烦恼与忧伤，只有爱情，永生不灭的爱情；还是《有牌出错》、《深深古井巷》中多次闪现的纳西族中的智者大东巴：“他向世人解阐生老病死，预卜未来，他熟知东巴经文，了解纳西族先人的来龙去脉，劝人行善，更重要的是他超度亡灵，把死亡导向新生。”这些影响了古纳西人而且代代相传的文化印迹，与和晓梅的小说人物生死相随：神灵般的人物阿菊旦蜜金、居住在地并使用着古纳西语的李儿翠、木家最后残留的三个女人、大东巴的孙女、土司小姐吉佩儿……他（她）们踏着古老的民族歌谣走来，又随着悲惋的歌谣而去，给读者留下对于人类及民族变迁的种种思索。

女性解放始终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对于本民族女性生命状态的凝视几乎是和晓梅目前写作的全部。从她开始发表的《水之城》、《深深古井巷》、《女人是“蜜”》到后来的《蛊》、《是谁失去了记忆》等，均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有着各自不同的曲折爱情及坎坷人生，也都有着强烈执著的个性追求。在她的笔下，纳西女性特别的美妙常常让人过目难忘：“她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板栗色，在阳光下发出生红的光，于是她的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板栗的香气。……关键是她的眼睛，在阳光下常眯缝起来，深褐色的眼珠变了扁圆，浓密的睫毛慵懒地垂

着，但是到了漆黑的夜里，她的眼睛就变得溜圆，睫毛也虎气生生地直立着，微微上卷，这就使她整个人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深深古井巷》。“当你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盈盈的浅淡笑容，棕褐色的无比柔和与专注的眼神，就算是一个神，也会感到无比幸福的。”——《有牌出错》。与美相呼应的是纳西女人感情的纯真高洁，她们为了爱情常常是义无反顾，无视世俗的任何障碍，可以抛弃财产、名誉，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和晓梅在一个个委婉动人的故事里，有着人们期盼而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的肝胆热血侠骨柔肠，女性的肉体与心灵之美被推到了极致。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女性生存的现实平庸，正是因为“大部分的女人，究其本质，不过是生活在一张自结的网中，活得平淡、寂寞而苦痛，便连一点浅近的理想也束缚入这网中，不值一提的。女人善于随缘罢了，像一只耐心执著的老蜘蛛，日复一日地结织自己的网。”——《深深古井巷》，和晓梅才有了感同身受的痛楚与奋争，在一条条被女人的水桶浸洒的青石街上，在一座座深暗的院宅里，演出了一幕幕人生大戏：人性的流动，丑恶与美丽的交替，生命与死亡的叩问，女人们的话语一代又一代地被时光所淹没。纳西女人，究竟有些什么话要说呢？

我们从和晓梅这里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女人的强大并不来自于躯体，而来自于宽阔无边的忍耐；日子即使是干涩而绵长的，可依旧是要过下去；蛊是女人身体里的一种虫，男人中了女人的蛊是幸福的；当你无法承担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索取，而如果索取了那就请珍惜，男人要学会珍惜女人的眼泪，而女人也要珍惜自己的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晓梅的话语对象是男性，是女性的真实告白，期待人们能够体察女性内心深处最坚硬而又最柔软的部分，更多地关注隐藏在某个外壳下的女性对待自身价值的追问。

女性价值的体现在和晓梅的小说里，明确为对爱和生命欢乐的寻找。纳西人的哲学是：“风养的女孩儿滋润三天，水养的女孩儿光彩三年，快乐养的女孩儿可以永生。”她们对于爱的态度坚决而又从容，为了爱情万物都可以抛弃：食物，衣物，钱财，最后是生命。或者哪怕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有一条小河了，也要唱着一首人世间最欢欣快乐的歌曲，活泼泼地舒展着身姿，向未知的远方奔去。用一种爱的生命态度体会着爱和痛苦、身体的需要，寻找着母亲姐妹女儿的完整性、爱的需要和生命快乐的丰富性。爱神康美久蜜金的歌声，只有幸运的女孩子才听得见，甜蜜而又带着忧伤，鼓励人们勇敢地爱。殉情而去的男女，往往在寻找到真诚爱情却因父母家庭阻挠不能顺利成亲的情况下，在深山无人侵扰的地方给自己举行一个神圣的婚礼，这样进入到传说中的玉龙第三国。东巴经对那里的描述是：“没有苦和痛，没有泪和愁，獐子当家狗，斑虎当牛耕，玉鹿当马骑，野鸡当晨鸡。青春不消失，快乐永相随。”纳西女人独有的生存方式表达了她们对于生命的挚爱和悲悯，她们常常可以牺牲爱而换取更大的爱，牺牲生命而换取新的生命。

从和晓梅的小说里，我们知道了香格里拉人家爱菊，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因此我们或者可以明白为什么她的小说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还有那些桃花，缥缈、沉静、若有若无的青蓝色的雾，艳红的新娘嫁衣……使我们眼中的纳西人的世界迷人而多彩。和晓梅置身其中，从那里引出一个个性格各异的人物，从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家族、男人与女人的多种碰撞中，演绎出动人心魄的神奇故事，作家充沛的想象力和叙述才华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

在中华文学基金会所编辑的“21世纪文学之星文学丛书”2007年卷中，令人欣喜地出现了和晓梅、李约热、王华等好

几位少数民族作家，这既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多年扶掖新人的结晶，也是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繁荣的成果。《女人是“蜜”》汇集了和晓梅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在今后的时日里，执著于自己对文学和所描写对象的理解，进一步扩大生活与写作的视野，并在学习借鉴多民族的文化精髓、作用于文学的更大发展上面作出令人注目的有效努力！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民族女性话语	叶 梅 1
女人是“蜜”	1
深深古井巷	32
水之城	60
有牌出错	100
情人跳	118
盍	175
是谁失去了记忆	226
等待的卡西	263

女人是“蜜”

我们这里，把女人叫做“蜜”。

每一次，我对外地的朋友说起时，总能听到他们不出声的感叹。

这个读音，太叫人联想了，甜美，油腻，充满了酿制的味道。“所有的女人都叫‘蜜’。”我无奈地对他们说：美丽的和不美丽的，孤独的和孤独的，贫穷的和贫穷的，被人遗弃的和遗弃别人的……无一例外，都要叫这个字，叫人一说起来嘴里便莫名其妙地涌着酿制物的味道。

其实，我讨厌这个装腔作势的“蜜”字，觉得它充满了色情意味，而且，虚情假义。大部分的女人，究其本质，不过是生活在一张自结的网中，活得平淡、寂寞而苦痛，便连一点浅近的理想也束缚入这网中去，不值一提的。

女人善于承受罢了，像一只耐心执著的老蜘蛛，日复一日地结织自己的网。

便有这样一个女人，我时时可以见到，一个脸上有着桃花般红晕的女人。

倘若残冬过去,而桃花又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她便会走入到校园中来,手里提一个很大的提篮,里面放了学生的衣物。我们这里倘上到高中,学生便大多是远来的了,统住了校,他们多半都是很懒,而家中多半都有一点钱,便常常雇了她来洗衣物,她却是以此为生计的。

但是倘若桃花开了,那么她就不会来了,她患了一种很奇怪的脑子上的病,叫做“桃花疯”。每年第一朵桃花绽放的时候,她的神经便开始失常,她的原本如桃花般红润的脸色一日退似一日,渐渐苍黄,最后变得凶猛起来,严重的时候,要做出各种可怕的事情,然而她自己是没有什么知觉的。到了最末一朵桃花凋零的时候,她的病也就自动地好起来,脸色也被春日的雨水滋润着恢复了原状。让人觉得那些逝去的桃花的魂灵注入了她的体内,她从此便会泛着桃花的笑靥了。

这些事情,我还是听别人说起的。我到这个地方来工作的时候还不长,知道的世间的事情也还并不多。

学校总归是不欢迎她的。当地流行的观念认为:学生要懒惰得连衣服也不愿洗,于他们的将来是不利的。于是每一次开大会的时候,都要拿出来讲,让大家都出面来管一管这件事。

她自此便只能偷摸着进来了,看门的人对她是很凶的,倘若不幸被他们逮住了,就要连同提篮一起被推搡出校门。她自是不喜好争辩的。有几次我见她红着脸去捡扔得老远的提篮,附近出入的学生们都去看她,使得她很狼狈,逃也似的离去,那匆忙可笑的背影就显出孤独和可怜来。

我也在空闲的时候跟学生说起,不要老是依靠别人来做事,更何况是那些能给自己锻炼的事。我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时,心里想:或许这就要断了她的生计了。

然而却没有,她大约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

有几回我在宿舍楼里见到她,总是做早操的时间。有些投机